

查理士卫斯理建构神学的进路

吴永基

作者简介

他热爱其工作，却同时是不安分于口腔小世界的牙医；从医疗到家庭，讲道到写作，教导圣经到宣教，不断寻求触摸上帝的心意。

摘要

内容整理自笔者的道学硕士论文，题为《查理士卫斯理的五旬节灵性经验在其思想及践行中的角色》（马来西亚神学院，2020）。

引言

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1703~1791)¹ 的弟弟——查理士卫斯理 (Charles Wesley, 1707~1788)² 在孕育及发展十八世纪循道运动 (Methodist Movement) 的过程中扮演与前者同等重要的角色。然而，其角色与贡献被“可怕地”忽视！³

学者们都公认这位长久被忽略的“第一位循道者 (Methodist)”⁴ 的“五旬节灵性经验”对他的神学思想及事工践行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该次属灵经历发生在 1738 年 5 月 21 日，比约翰著名的“雅德门街的经历” (Aldersgate Street Experience) 还早了三天。林崇智说：“.....这次回转对查理士来说，无论是在神学、自我认识、生命经历和恩赐的发挥上都有深远的影响，这份影响也透过他的职事带进了全世界。”⁵

¹ 下文简称约翰。

² 下文简称查理士。

³ “.....Charles has been terribly ignored.”，参 Gary M. Best, *Charles Wesley: A biography* (Peterborough: Epworth, 2006)，页 viii。

⁴ 在伦敦城市路循道圣母会礼拜堂的纪念碑中，如此形容查理士；见林崇智，《查理士与约翰》（香港：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会文字事工委，2007），页 14。

⁵ 林崇智：《查理士与约翰》，页 41。查理士以“回转” (conversion) 来形容该次的经验。林崇智清楚指出，查理士所说的“回转”并不是像现代读者对这字眼的理解，指从没有宗教信仰或既有的其他宗教回转归信基督教，而是强调信仰带来的一种激进的，由内自外的改变。林崇智继续解释：“这改变是他（查理士）由一种带着不安，自我怀疑的信仰状况，变为确实感受到上帝浩大的恩典。圣灵活泼的工作，是他以往未曾意识和经验到的。现在他从过往忠心事奉，却仍是惶恐不安的心，转为确信自己像浪子般早已在基督里被上帝所爱所接纳，上帝将基督的义（袍）穿在他身上。现在他以上帝所爱的儿女身份，带着感恩、

查理士的“五旬节灵性经验”发生在有前因和后果的历史线中。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不禁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查理士那次的灵性经验有何历史背因？第二，它如何与圣经、传统及理性糅合，进而形塑了查理士的神学思想与实践？

本文将透过查理士的“五旬节灵性经验”探究他如何理解“宗教经验”；笔者将论证那次“心里奇妙的悸动”的经验并不是一时的情绪起伏；反之，经过该次灵性经验的洗礼，一条结合圣经、传统、理性和经验的“大电缆”渐渐成形，在他日后的思想和践行中留下清晰的足迹。⁶ 这条“大电缆”一直为查理士的四大职事——即圣诗创作、宣讲布道、社会关顾、神学辩证提供一股强大的、创意的、持续性的动力。⁷

喜乐和平安来回报上帝大爱的救赎，其善行变成一种活泼的信仰，称义必须的记号，来表明我们已经蒙救赎，活在得救的信仰中，这就是他五旬节经历的意思了。”林崇智：《查理士与约翰》，页 42-43。

⁶ “大电缆”一词及其概念，是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在一次与黄迪华牧师（笔者论文指导讲师）讨论道硕论文的大纲和思路时，由黄牧师提出。

⁷ 卫斯理兄弟对圣经、传统、理性及经验在建构神学上的理解是类似的。可参 Timothy J. Crutcher, *The Crucible of Life: The Role of Experience in John Wesley's Theological Method* (Lexington, KY: Emeth Press, 2010), 15。虽然 Crutcher 的研究重点落在约翰，但我们相信作为哥哥半个世纪的亲密同工，并曾经一起长时间对抗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和摩拉维亚派的寂静主义，查理士自身对“经验”的理解与神学方法论当与约翰不会相差太远。约翰与查理士一同在牛津圣社追求灵性的提升，较后也共赴美洲。这段时期两人的经历有许多交集点。此外，对比查理士 5 月 21 日“心里有一阵奇妙的悸动”的灵性回转经验和三天后约翰更广为人知那“心里异常温暖”的雅德门街经历，除了时间点上的相近，两者也有许多平行之处：比如两人当时皆处在灵性的低潮；这段期间两人曾与摩拉维亚信徒（亲岑多夫与彼得贝勒等人）有深入交流；两人当时都在渴慕得着救信心的确据；两人皆从马丁路德的圣经注释书中得着启迪——查理士从加拉太书注释，约翰从罗马书注释；深沉灵性经验发生时，两人心里都有深刻和确实的感受，并在那一瞬间得着信心的确据；灵性经验发生后，两人彼此向对方宣示，并于 24 日晚一同唱查理士为自身回转经验创作的“回转诗”。

一、从牛津到美洲：认真寻道者的旷野路⁸

牛津大学的圣社 (Holy Club) (1728 ~ 1735)

在这段期间，查理士渴望藉着有纪律的、禁欲的、甚至接近苦修的“宗教行为”，追求一种宗教上得救的确据。John R. Tyson 指出，查理士从大学第二年开始了灵性的醒觉，也深度地委身在灵命成长中，但他的虔诚还是充满宗教性的“义务”。⁹

美洲之行的挫败及伤痛 (1735 ~ 1737)

经过美洲之行的遭遇（身心灵皆受创），在期望以严格的纪律生活和各种自发性的属灵操练寻求信仰上的突破时，查理士似乎察觉到自己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牛津的圣社以及前往乔治亚的海上“圣社 2.0”，显然无法助他达到目的。失败的牧养更加剧他对得救的怀疑。这些经历都是1738年5月21日那次“五旬节经历”的重要历史背因，为查理士的灵性回转作铺陈。

⁸ 因篇幅的限制，无法一一详细论述这十年间发生在查理士身上种种交错复杂的事件，以及他的灵性历程。标准的查理士传记都有记述这段历史；笔者推荐 Gary M. Best, *Charles Wesley: A biography* (Peterborough: Epworth, 2006)，以及 John R. Tyson, *Assist Me to Proclaim: The Life and Hymns of Charles Wesle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 这两本著作。另可参笔者的道硕论文，吴永基，〈查理士卫斯理的五旬节灵性经验在其思想及践行中的角色〉（马来西亚神学院，2020），页 11-36。

⁹ John R. Tyson, *Assist Me to Proclaim: The Life and Hymns of Charles Wesle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 12-13。

二、从病床到户外：五旬节的灵性回转

“心里一阵奇妙的悸动”

从 1737 年秋天至 1738 年春天，查理士在重病中持续地寻找经历救恩的确据。踏入 1738 年 5 月，查理士在 11 日至 20 日，这十天所写的日记记录着他起起伏伏对“被救赎”的获赦感受。“信心”、“渴慕”、“寻求”、“相信”、“盼望”等字眼重复出现。¹⁰

5 月 17 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天当查理士开始研读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时，他更有条理地梳理这几个月来不断思考的神学谜团。从此查理士在理性上对“因信称义”的疑虑屏障已经清除。¹¹ 以下摘录几段查理士当天的日记：¹²

“在试探中我经历到基督的能救我。”（经验）

“今天我第一次在加拉太书中路德。”（圣经）

“我惊讶我们这么快及这么透彻地从呼召我们进入基督恩典的他（路德）被移除，去跟从另一个福音。谁会相信我们的教会曾被建立在唯

¹⁰ 参查理士相关日记，S. T. Kimbrough Jr. and Kenneth G. C. Newport, ed., *The Manuscript Journal of The Reverend Charles Wesley, M. A.*, Vol. 1 (Nashville, Tennessee: Abingdon Press, 2008), 101-105.

¹¹ 林崇智：《查理士与约翰》，页 37。

¹² Kimbrough, ed., *The Manuscript Journal*, Vol. 1, 103-104；斜黑体为笔者所强调，括号内的字词为笔者所加。此处引文为笔者直译。除非是直接摘录中文资料，本文中全部外文资料的译文皆为笔者的翻译。

独因信称义这个重要的条款上？我震惊自己以为那是新教义，特别是我们的《三十九条信纲》和《讲道集》明确强调这点，而这知识的钥匙并没有被拿走。”（传统）

从这刻起，我竭力把这个基要真理根植在每一个来到的朋友身上：因信心得救恩；这不是一份无根据、无生命的信心，而是一份以爱而运行的信心，是一切善工和圣洁产生的必须。¹³
（理性）

查理士称 1738 年 5 月 21 日¹⁴那天所发生在他身上的深沉灵性经验为“五旬节的经历”，并且在他自己的日记里以英文大写字母标记——**THE DAY OF PENTECOST**，凸显其重要性。

查理士在“盼望及期待祂（基督）来临”中醒来。¹⁵早上九点，约翰及一些朋友来访。他们离开后，查理士作了个仰望的祷告：“你是不说谎的上帝！我全然仰赖你最真实的应许。求你按照你的时间和方式成全。”之后他就在“安静和平安”中小息。

在睡梦中查理士听到有声音对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相信，你将从所有的软弱中得医治。”查理士在日记中写道：“这些话直击我的心底。”查理士形

¹³ 这是查理士第一次明确的说“信心”是“善工与圣洁”的因，后两者是“信心”的果。这颠覆了他之前的认知。

¹⁴ 我们能从查理士这天的日记得到第一手资料，以此寻溯当天他的灵路历程；参 Kimbrough, ed., *The Manuscript Journal*, Vol. 1, 106-108。

¹⁵ 之前一天他一整天都在沮丧中，但还是凭信心等待；参其日记，Kimbrough, ed., *The Manuscript Journal*, Vol. 1, 105。

容当时他的心下沉，并且盼望确实是基督对他说话。查理士记述：“那时我感觉心里有一阵奇妙的悸动（a strange palpitation of heart）。我在害怕中说：‘我相信！我相信！’”

查理士随即与友人一起祷告、读经。¹⁶就在这时，查理士一直欠缺的信心的确据突然充满他：“上帝的灵与我自己的灵及魔鬼的灵打斗，直到祂驱散我不信的黑暗。我感觉自己不知道如何及何时被折服。”他打开圣经阅读，赞美道：“噢！主！我的盼望在哪里？我的盼望唯有在你里面，……祂在我口里赐下新歌，我向主献上感谢。”查理士宣告：“我如今在平安中与上帝同在，并且在亲爱的基督里得到盼望的喜乐。”

三天后，当约翰晚上来访并向查理士述说他那有名的“雅德门街经历”后，哥哥类似的灵性经验使到查理士心中最后一丝的怀疑和惧怕都完全消失。他在那天的日记最后这么记述：“在午夜时分我把自己交托给基督；无论睡觉或醒着，我都有平安的确据。我持续地经历祂的能力去胜过一切试探。我在喜乐和惊讶中承认，祂能非常丰富地为我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的。”¹⁷

“回转诗”的创作

查理士在灵性回转两天后，曾为那次“心里奇妙的悸动”创作一首圣诗，并与约翰及几位朋友在约翰经历“心中异常温暖”并宣告“我相信”的那个晚上同唱（5月24

¹⁶ 查理士的友人 John Bray 曾在之前一天（5月20日）为其诵读马太福音9章1-8节。当查理士看到 Bray 的信心和眼泪时，他在日记中说：“我坚信，透过他的信心，我必得医治。”，见 Kimbrough, ed., *The Manuscript Journal*, Vol. 1, 105。

¹⁷ Kimbrough, ed., *The Manuscript Journal*, Vol. 1, 111.

日)。¹⁸ 学者们一直不能确认该首赞美诗；传统上比较多人认为《我漂泊的灵魂应往何处》(Where Shall My Wondering Soul Begin?) 就是当晚的“回转诗”。

有另外一首圣诗也被学者们列入考量，那就是华人教会熟悉的《怎能如此？》(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Interest in The Savior's Blood)。查理士以第一人称抒发如何在罪的困锁中被基督释放的真实情感，其中的意境与他当时的经历和感受如出一辙。¹⁹

在查理士被保存下来的圣诗中，还有几首被归类为“回转诗”，比如：“Hymn for Whitsunday”、“Congratulations to a Friend, Upon Believing in Christ”、“For the Anniversary Day of One's Conversion”。²⁰ 上述最后一首写于 1739 年 5 月，为庆祝“回转”一周年而创作。

¹⁸ “九点时（早上）我开始创作一首关于我回转的圣诗。……我祈求基督在我身旁扶持我，然后完成了那首圣诗。”（1738 年 5 月 23 日），Kimbrough, ed., *The Manuscript Journal*, Vol. 1, 109。

¹⁹ John Capon 认为这首回转诗的创作灵感源自查理士经历“心里奇妙的悸动”四天前所读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特别是加拉太书 2：20；John Capon, *John & Charles Wesley: The Preacher and the Poet*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88), 116。

²⁰ 这是查理士创作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伟大作品，至今依然在不同语言的教会，包括华人教会中普遍传唱。它最先收录在 1740 年出版的 *Hymns and Sacred Poems* 圣诗集中，后来在 1780 年出版的 *A Collection of Hymns for the Use of the People called Methodists* 圣诗集中以另一后来更广为人知的歌名：“O For A Thousand Tongues To Sing”（《万口欢唱》）出现，但只保留了原诗第七至十节、十二至十四节，以及十七至十八节。这首“回转诗”被约翰刻意放在第一首的位置，凸显其特殊及重要性。这本圣诗集是循道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圣诗集，被誉为“循道宣言”（Methodist Manifesto）。约翰在该圣诗集的序言中指出：“我们神圣信仰的重要真理，已包涵在这些诗歌中了。”此外，这首“回转诗”也被收录在一些较后重要的圣诗集中，比如：*British Methodist Hymn Book* (1904 and 1933)，以及 *The American Methodist Hymnal* (1964)；参 John Lawson, “The Conversion of the Wesley's: 1738 Reconsidered,” *Asbury Theological Journal* 43 (1988): 7-44, 此处 34-35。

即使至今我们还不能准确地为上述提及的数首“回转诗”确认创作日期，但它们的创作、以及后来在循道会社中被传唱、出版及流传，明确地指出查理士持续地回望他的“五旬节灵性经验”是一个生命中深具意义的转捩点。那是他一直渴慕得着信心的真实确据。Tyson 正确地指出：“查理士思想中的经验部分，是他用以破除宗教中的不确定性和怀疑的一个真实途径。”²¹

三、从根植到外显：神学的建构与践行

查理士建构神学的进路：大电缆的形成

查理士在经历了他的“五旬节灵性经验”后开始大量创作圣诗和诗词，圣经就是他创作的素材。查理士一生创作的作品差不多把圣经中的每一个重点和基督徒的经历都包含在内了。²² J. Ernest Rattenbury 这样评论：“一个有技巧的人若遗失了圣经，他可以在查理士的圣诗中，将大部分经文的撮要找回来。”²³ Frank Baker 则强调：“他（查理士）的诗词是一块巨大的海绵，饱和地吸收了圣经经文、圣经明喻、圣经隐喻、圣经故事、圣经信息。”²⁴

²¹ John R. Tyson, “Charles Wesley and the Language of Evangelical Experience: The Poetical Hermeneutic Revisited,” *The Asbury Journal* 61 (2006): 25-46, here 32.

²² 林崇智：《查理士与约翰》，77。

²³ J. Ernest Rattenbury, *The Evangelical Doctrines of Charles Wesley's Hymns* (London: The Epworth Press, 1941), 48.

²⁴ Frank Baker, *Representative Verse of Charles Wesley*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62), xxv.

查理士以他的圣诗和诗词阐释圣经以及传递圣经信息。圣经的语言、比喻、人物的讲论、事件、地点和故事等元素几乎随处可见地充盈在查理士近九千首诗词的创作中。²⁵

教会传统中的信经和礼文也在查理士的神学表达中占了相当明显的比重。他常在他的诗词、讲章、日记和信件中引用及阐释英国国教的《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讲道集》(Homilies)、《三十九条信纲》(Thirty Nine Articles)等教会文献。此外,启应祷文、颂歌、祷文、信经以及初期教会教父作品的踪迹也频密出现。

Kenneth G. C. Newport 详细研究了被保存下来的查理士全部讲章后如此宣称:“查理士在神学历史处境中有其重要性(从英国国教和循道宗的角度),因为他尝试把圣经文本以及他认为是权威的教会传统放在一起,然后把自己

²⁵ Baker 是近代首位系统性研究查理士的圣诗与诗词的学者。据他的统计,查理士一生共创作了约 8990 首诗(约 27000 节,180000 行);这意味着查理士在五十年间,每天平均创作约十行诗词。即使后来因着约翰把圣诗定义为:“主要为宗教性内容的抒情诗”,而使到查理士几百首不含宗教性内容的诗词不被列入这个组别,Baker 还是自信地认为,根据可被查证的证据,查理士一生创作了约六千至七千首圣诗,参 Baker, *The Representative Verse of Charles Wesley*, 5-6, 89。

查理士就圣经人物创作长篇的诗词,比如《迦南妇人》(The Woman of Canaan),共 9 段,72 行;《好撒玛利亚人》(The Good Samaritan),共 11 段,88 行;《毕士大池》(The Pool of Bethesda),共 11 段,88 行;《征服耶利哥城》(The Taking of Jericho),共 18 段,144 行;全诗分别参 John R. Tyson, *Charles Wesley: A Rea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10-211, 160-162, 201-203, 204-207。同时为诗篇撰写了不计其数的释义。查理士于 1762 年出版了 *Short Hymns on Select Passage of the Holy Scriptures* 圣诗集;这两册圣诗集兼具灵修与圣经释义功能,是英语世界中其中一部最大的诗歌式释义宗教文学作品。在这部巨著中,第一册收录了有关旧约的 1160 首圣诗;第二册的圣诗中,旧约有 318 首,新约则是 871 首。两册合共收录了 2349 首作品,内容涵盖圣经全部六十六卷书,参 S. T. Kimbrough, Jr., *The Lyrical Theology of Charles Wesley: A Reader* (Cambridge: Lutterworth Press, 2014), 45-46, 61。再加上随后陆续出版的五册有关福音书与使徒行传的圣诗集,都强有力地说明查理士的创作完全建立在圣经上,与圣经紧密融合。

的经验灌输进这些原始素材。”²⁶当然，在尝试糅合圣经、传统和经验的过程中，查理士肯定运用了他在学习生涯中（尤其在牛津大学时期）所接受的严谨理性思考训练。²⁷

以下用查理士其中一首“回转诗”为例说明。

“For the Anniversary Day of One’s Conversion”是查理士为纪念自己的“五旬节灵性经验”一周年而创作。²⁸我们藉着分析其诗体结构，一窥查理士怎样把自己的灵性经验，透过理性的反思（经过一年如火如荼的事工开展），与圣经和传统糅合，然后藉着诗句把对信仰的体会有力地表达出来：²⁹

第一节：第一个颂赞

1 荣耀、赞美和慈爱归于上帝，
永远到永远，
藉着下面与上面的圣徒，
地上与天上的教会。

²⁶ Kenneth G. C. Newport, “Charles Wesley’s Experience of Salvation: The Evidence of the Sermon Corpus,” *Proceeding of The Charles Wesley Society* 6 (July 2000): 15-30, here 20.

²⁷ 比如逻辑学、修辞学等。查理士与圣社会员也大量阅读原文圣经、古典希罗文学以及东、西方教父著作。

²⁸ 参上文及注脚 21。

²⁹ 结构分析主要参 Tore Meistad, “The Missiology of Charles Wesley and Its Links to the Eastern Church,” in *Orthodox and Wesleyan Spirituality*, edited by S. T. Kimbrough, Jr., (Crestwood: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2002), 205-231, here 214-218；但作者不知何因独漏第十七节。全诗原文见 John R. Tyson. *Charles Wesley: A Rea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8-109，此处中文为笔者直译。

整首“回转诗”以颂赞开始，并带着“宇宙性”的视野和背景。对救恩的体认很自然地导引圣徒对上帝的荣耀表达全智、全心、全灵的称颂。这样的颂赞（doxology）带有浓厚的《公祷书》里“Glory in excelsis Deo”片段中的崇拜用语和意境。

第二节至第六节：描述其“五旬节灵性经验”

2 在今天这个欢喜的日子，
 那公义的荣耀太阳升起；
 照耀在我蒙昧无知的灵魂上，
 并以安息充满它。

“今天”肯定是指到 1738 年 5 月 21 日的“五旬节”。查理士以从黑暗转入光明形容他第一次经历得着信心的确据的灵程，并在当中得享渴望以久的心灵真正的安息。

3 律法的冲突瞬间消失，
 我从此停止悲苦。
 我从此开始活出第二个、
 真实的、有活力的生命。

“律法”这个改革神学中的典型概念在这里出现。查理士描述从律法中被释放，以及获得新生的属灵地位的转变。这里明显与罗马书 3 章 21 节及约翰福音 3 章 16 节有关联。查理士在这节歌词以保罗的“新创造”的神学思想富化《公祷书》里“Great Litany”的祷词内容。他从自身深

切体会的灵性经验中欣然宣告从罪/律法中得释放，同时强调一个“新造的我”。³⁰

4 我的心第一次相信，
 在神圣的信心中相信，
 在所领受的圣灵能力中
 呼叫：“我的救主”。

查理士在这节歌词再次强调其“五旬节经验”是一个深沉的个人信心体认，并在罗马书8章14-16节的亮光中经历圣灵的能力。

5 我感觉到我主救赎的宝血
 施行在我灵魂深处；
我，祂——上帝的儿子爱我，
 为我，为我，祂死。

6 我寻找，
 得知祂的应许是真实的，
 我确定；
当写在我的心中时，我知道，
 我的宽恕已在天堂被通过。

在罗马书五章8节及18节的背景中，查理士描述基督的死与他个人的关系。查理士接着强调他从当中得着确据。那是一个亲密的个人经验，而不是一种知识上的认知现象。第六节充满罗马书八章16节的意境。

³⁰ 参 Kimbrough, *The Lyrical Theology of Charles Wesley*, 80。

第七节：第二个颂赞

7 噢，万口欢唱，
颂扬我伟大的救赎主，
我上帝我王的荣耀，
祂恩典的凯旋。

经历了救赎的确据后，查理士在这里运用了诗篇一百一十九篇172节（舌头）以及一百四十五篇1节（我的上帝、我的王）的用语颂赞上帝。他采用“万口”的图像，不但藉此展现这颂赞是宇宙性的，更带有使徒行传二章3节中圣灵降临的意味。这让我们看到“普世救赎”（Universal Redemption）的神学立足点，同时强调了圣灵与宣教的密切联系。这里再次凸显《公祷书》的颂赞用语。

第八节和第九节：高呼宣讲的心志

8 我的恩主、我的上帝，
扶助我去宣告，
在全地上传扬
你尊贵的名。

9 耶稣！胜过我们的惧怕，
终结我们的忧伤的名；
这音乐在罪人的耳中，
这生命、健康和平安。

查理士在这两节歌词里强烈表达要奉主耶稣的名去传扬他亲尝过的救恩。这个决心反映在他的践行中。

第十节至第十二节：救恩神学性的阐述

10 祂粉碎罪恶的权势
 祂释放囚犯；
 祂的血能将最污秽的洗净，
 祂的血为我而流。

11 祂说话，听祂的声音，
 死人领受新生命，
 那悲伤、破碎的心欢欣，
 那卑微的穷人相信。

这两节歌词的圣经场景是希伯来先知预言以色列人从被掳中得释放，而弥赛亚的应许已经实现在耶稣身上。这里明显是引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1-2 节（路 4:16-21）及一章 18 节的经文含义。与此同时，查理士强调救恩不只是移除罪疚而已，更是粉碎罪恶的权势。

12 听祂，你们耳聋的人，
 赞美祂，你们愚拙的人，
 使用你解开的舌头；
 你们瞎眼的人，看哪，
 你的救主到来，
 你们瘸腿的人，
 为欢欣跳跃吧！

救恩带来医治（肉体与属灵）。查理士以这样的信念开展牧养关顾事工。

第十三节至第十六节：宣教信息的阐述

13 你们万国阿，仰望祂！
你们坠落的万族阿，
仰望你们的上帝！
看哪，单单透过信心
被拯救，
被恩典称义。

14 看，你所有的罪愆
已放在耶稣身上：
上帝的羔羊被宰杀，
为了每一个人的灵魂，
祂的灵魂被献上为祭物。

“普世救赎”再次被强调；救恩是为每一个人预备，而罪人可以透过上帝的恩典和信心白白而得（赛 45:22；弗 2:8）。第 13 节中“因信称义”的宣告与《三十九条信纲》的第 11 条“Of the Justification of Man”呼应。第十四节里“羔羊”的图像明显取自于约翰福音一章 29 节，启示录五章 6 节，对比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6 节。

15 妓女、税吏和盗贼
在凯旋中加入！
罪人相信就必得救，
即使如我这般罪大恶极。

16 杀人者以及你们
全部地狱之子，
你们情欲与骄傲之子，

相信救主为你们而死，
主为我而死。

本该进入地狱的各种罪人，只要他们凭信心相信，没有一个会被排除在救恩的门外。查理士再一次强调：基督为所有人而死！

第十七节：最后的呼吁

17 从罪疚的沉睡中苏醒吧，
基督将赐你亮光，
将你所有的罪驱赶到深处，
将埃提阿伯（Ethiop）洗白。

在即将结尾之际，查理士引用弥迦书七章 18-19 节的宣告以及使徒行传八章 27-39 节的处境（救恩从犹太人临到一位埃提阿伯的黑人太监），一方面寓意基督救赎的宝血能将“黑”（最大的罪）洗白，一方面强调“普世救赎”，以此呼吁世人悔改。

第十八节：结论

18 与我——你的领者同行，
你将会晓得，
将感觉你的罪被赦免，
在地上预尝你的天堂，
得知那爱就是天堂。

查理士以自身的经历印证，在被赦免和被称义后，我们将在成圣的旅程中预尝天上的甘美。

我们能从这共七十二行歌词的赞美诗中清楚看到查理士怎样在反思其个人灵性经验的同时，将圣经、教会传统和理性糅合在其中。整首赞美诗处处显露圣经经文的背景与含义。此外，两次的颂赞（第一节和第七节）都带着宇宙性的眼光与胸怀宣告了大公教会传统中对三一真神的敬拜。在阐释自己的“五旬节经验”时，查理士多处引用罗马书这本被改教家腓利墨兰顿（Philip Melancthon）称为“所有基督教教义的大纲和宝库”的书信里的意境。³¹若回顾查理士在“感觉心中一阵奇妙的悸动”的四天前，他曾从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中得着启迪的历史背因，³²能够肯定他曾在改革宗传统中反复思考和验证，最后从中印证自己得着信心确据的经验。³³

³¹ 德席尔瓦（David A. DeSilva），《21 世纪基督教新约导论》，纪荣智、李望远译（新北市：校园书房，2013），页 673。墨兰顿是马丁路德的同工，为宗教改革时期一位伟大的神学家。著名的奥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就是墨兰顿在与被囚的路德商议后写下。该信条为路德宗立场详尽的官方文件，主要重点就是论述“因信称义”。此外，墨兰顿也著有《教义要点》（*Loci Communes, rerum Theologicarum*），内中论“因信称义”的篇章可参“墨兰顿论因信称义”，《基督教神学原典菁华》（麦葛福编；中译；台北：校园，1998），页 296-298。另参比尔奥斯丁（Bill R. Austin）：《基督教发展史》（中译；香港：种子，1991），页 261-262，267-268。

³² 在当天（1738 年 5 月 17 日），他在日记写下“我第一次在加拉太书中看见路德”、“教会曾被建立在唯独因信称义这个重要的条款”、并且强调“因信心得救恩”是基要真理，见 Charles Wesley, *The Journal of the Rev. Charles Wesley*, (London: Legare Street Press, 2023), 142-143。

³³ 因为是诗句的文学体裁，所以我们很难在上述“回转诗”看到查理士一字不漏地直接引用教会传统的素材，但 J. R. Watson 为此释疑，他解释道：“查理士的赞美诗的重要性和创作元素是他使用圣经或《公祷书》（笔者认为对于其他素材如《讲道集》和《三十九条信纲》也是如此）的熟悉段落或思想，经过转化，以一个‘去熟悉化’（defamiliarizes）或赋予它崭新和意料之外的含义的方式使用。因此，它不是直接重复或占用那些重要的片语，而是适切地扩展其中的含义。”，见 J. R. Watson, “Charles Wesley’s Hymns and the Book of Common

自第二次的颂赞后（第七节），查理士的属灵视野迅速从个人层面外延至普世层面。他自身对救赎的真实体认赋予他极强烈的向他人宣讲的动力。他阐述了救恩的内容与果效，也多次强调“普世救赎”。在宣告罪的权势已被粉碎后，他深觉必须将救恩带来的医治实现在人群中。这是他在牧养关顾的践行中的信念。

查理士最后的呼吁和结论其实可被看为是他所建构其神学“大电缆”的“浓缩”表白——一份带着外展践行动力的生命表白，同时邀请其他人跟随他的脚步领受上帝的恩典。

查理士就是这样以圣经和教会传统为素材，再运用理性的反思把自己的经验糅合其中，建构一个可以在有敌意的十八世纪大环境（针对循道运动）中存留并有深远影响力的神学。³⁴

结论

查理士自牛津圣社时期开始追求灵性的更新与成长。他令人沮丧的美洲之行引发了健康和信心的双重危机。经过“五旬节灵性经验”的洗礼以及“后五旬节”的后续发

Prayer,” in *Thomas Cranmer: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500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edited by Margot Johnson (Durham NC: Turnstone Ventures, 1990), 206.

Robin A. Leaver 也指出查理士对《公祷书》的引用不只是摘录，更多的是经过神学思考后，将《公祷书》中的图像“再创新”（recreation），然后以赞美诗形式表达。从中我们可以看见，查理士不单止有意识到英国国教的崇拜集内容，他更能吸取当中的思想和图像以构塑其创作，见 Robin A. Leaver, “Charles Wesley And Anglicanism,” in *Charles Wesley: Poet and Theologian*, edited by Kimbrough, S. T. Jr., (Nashville: Kingswood Books, 1992), 157-175, here 167.

³⁴ 参 Kenneth G. C. Newport, ed., *The Sermons of Charles Wesley: A Critical Edi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9. 括弧内的字句为笔者所加；斜黑体为笔者强调。

展，无论从个人反思或从与他人的互动中，一条结合圣经、传统、理性和经验的“大电缆”渐渐成形，主导着他日后的思想和践行。Newport 同时提及由这条“大电缆”提供源源不绝能量的两大“发光体”，³⁵ 即查理士的讲道信息与圣诗：

查理士是一位出色的圣经阐释者及一位神学家。他能把各种形式和混合的文本、传统、理性以及经验建构成他自己的论证。这些论证不但能带到教授和神职人员中，也能向矿工或磨坊工人宣讲。……正如在他在他的时代深具影响力，他透过圣诗，依然影响今天的人。这不只限于“循道主义的发展”这个明显的个案，而远较广阔的是在整个基督教传统，包括新教和天主教。³⁶

在循道运动中，查理士充分运用这两大发光体在不同服事中留下清晰的烙印。在当时的社会性向度，查理士的讲道信息和圣诗同时向上层和基层群体发出呼召；在历史线向度，他的生命因经历上帝而散发耀眼的光芒，不但搅动了十八世纪的英国，其带起的涟漪一直离心地向外扩散，久久不息。

在本文最后的部分，引用查理士于 1760 年五旬节当天写给太太 Sarah Gwynne 的信能够为我们作很好的总结。这

³⁵ “发光体”为笔者用语。

³⁶ Newport, ed., *The Sermons of Charles Wesley*, 69-70. 引文为笔者直译，斜黑体为笔者所强调。

封家信写于他 1738 年那次“心里奇妙的悸动”灵性经验的二十二年后。信中如此充满激情地写道：

我最亲爱的撒拉：

我曾把这个日子称为我回转的纪念日。在二十二年前的今天，我认为我获得了第一颗信心。

但如果我现在没有圣灵，那又有什么用呢？

“我确认主长久的受苦就是救恩的因由”，并且欣然相信他让我活至现在是为了善，而不是恶。³⁷

笔者赞同金振斗对此信的评论。金氏正确的指出，查理士在信中透露非常重视自己的“回转日”的原因，同时也进一步说明那次“五旬节的灵性经验”对自己有何意义。从信中字里行间可见，查理士并没有停留在过去的“回转”经验，而是从中持续祈求圣灵的带领，全心靠着圣灵在生活上竭尽所能地实践圣洁和行善。换言之，查理士虽然已经拥有“救赎的信心”，但仍然向着完全、善行和成圣的目标前进。³⁸

³⁷ 原文参 Frank Baker, *Charles Wesley as Revealed by His Letters* (Wipf and Stock, 2017), 33, 或 John R. Tyson. *Charles Wesley: A Rea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0。

³⁸ 金振斗,《查尔斯·卫斯理的生平及诗作：依然爱慕》，许仁策译（高雄市：圣光神学院出版社，2017），页 73。

参考书目

吴永基。〈查理士卫斯理的五旬节灵性经验在其思想及践行中的角色〉马来西亚神学院，2020。

林崇智。《查理士与约翰》。香港：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文字事工委员会，2007。

金振斗。《查尔斯·卫斯理的生平及诗作：依然爱慕》。许仁策译。高雄市：圣光神学院出版社，2017。

德席尔瓦 (David A. Desilva)。《21 世纪基督教新约导论》。纪荣智、李望远译。新北市：校园书房，2013。

Baker, Frank. *Charles Wesley as Revealed by His Letters*. Oregon: Wipf and Stock, 2017.

Baker, Frank. *The Representative Verse of Charles Wesley*.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62.

Best, Gary M. *Charles Wesley: A biography*. Peterborough: Epworth, 2006.

Capon, John. *John & Charles Wesley: The Preacher and the Poet*.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88.

Crutcher, Timothy J. *The Crucible of Life: The Role of Experience in John Wesley's Theological Method*. Lexington, KY: Emeth Press, 2010.

John R. Tyson, *Assist Me to Proclaim: The Life and Hymns of Charles Wesle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

- Kimbrough, S. T. Jr. and Newport, Kenneth G. C., ed.
The Manuscript Journal of The Reverend Charles Wesley, M. A., 2vols. Nashville, Tennessee: Abingdon Press, 2008.
- Kimbrough, S. T. Jr. *The Lyrical Theology of Charles Wesley: A Reader* Cambridge: Lutterworth Press, 2014.
- Lawson, John Lawson. "The Conversion of the Wesley's: 1738 Reconsidered," *Asbury Theological Journal* 43 (1988): 7-44.
- Leaver, Robin A. "Charles Wesley And Anglicanism," in *Charles Wesley: Poet and Theologian*, edited by Kimbrough, S. T. Jr. Nashville: Kingswood Books, 1992.
- Newport, Kenneth G. C. and Wesley, Charles. *The Sermons of Charles Wesley: A Critical Edi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Rattenbury, J. Ernest. *The Evangelical Doctrines of Charles Wesley's Hymns*. London: The Epworth Press, 1941.
- Tyson, John R. "Charles Wesley and the Language of Evangelical Experience: The Poetical Hermeneutic Revisited," *The Asbury Journal* 61 (2006): 25-46.
- Tyson, John R. *Charles Wesley: A Rea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Watson, J.R. “Charles Wesley’s Hymns and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in *Thomas Cranmer: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500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edited by Margot Johnson. Durham NC: Turnstone Ventures, 1990.

Wesley, Charles. *The Journal of the Rev. Charles Wesley*. London: Legare Street Press, 2023.